

西班牙大流感

絕望邊際

要是剛剛因流感過世的死者家屬們，都提一盞燈照向天空，
月亮上的人一定會以為：我們這個世界著火了！

1918年，一次大戰剛結束，名為「西班牙大流感」的疫情於三年間，感染了當時全世界1/3的人口，並造成5000萬人死亡，是人類歷史中致死人數最多的一次流感。



This Time Of Dying

推薦
與
導讀

葉金川

前衛生署長·抗煞英雄

莉娜·詹姆斯 Reina James 著

舒靈 譯



繁星公司

西班牙大流感

作者 莉娜·詹姆斯 (Reina James)
譯者 舒靈

火星★小說 IN011

THIS TIME OF
DYING

西班牙大流感

發行人 李家恩
總編輯 黃智成
主編 宋勝祐
編輯 莊琬茹

出版者 繁星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吳振成

總經理 黃山

執行顧問 張雪玲

社務顧問 黃瑞循 黃仁雄

數位總監 陳淑惠

印務統籌 鄧景譯

發行經理 張純鐘

行銷企畫 張元慧

教推經理 陳加憲

客戶服務 賴思蘋

地址：台北縣五股工業園區五工五路37號

電話：(02) 22999822 · (02) 22982836

電子信箱：service@BeautyEnglish.com.tw

經銷商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9178022

印刷 2010年12月初版

定價 新台幣280元

ISBN 978-986-6194-37-5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班牙大流感／莉娜·詹姆斯 (Reina James) 作；舒靈譯。－初版。－台北縣五股鄉；繁星多媒體，2010. 12
面；公分。－(火星★小說；IN011)
譯自：This Time of Dying

ISBN 978-986-6194-37-5 (平裝)

873.57

99022648

THIS TIME OF DYING

by REINA JAMES

Copyright: © 2006 BY REINA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InStars Multi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西班牙大流感

【推薦序】

史上最致命的西班牙流感

回想二〇〇三年四月台灣爆發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臺北市立和平醫院因SARS院內感染而封院，我在四月二十七日前往該醫院提供協助。

當時SARS病例確診困難、無特效藥、防護只能靠及時隔離，一時風雲變色，人人自危。民眾對疫情認識不多，封院混亂，人民恐慌，店面夜市餐廳人潮匿跡，儼如電影中面對恐怖病毒時的場景。時至二〇〇九年時，我們又面臨新流感H1N1的威脅，所幸這次台灣在經歷了SARS疫情之後，我們對H1N1新流感已能應變，且能及時提供大量藥物及疫苗，防範於未然，疫情不致擴大，這是防疫及公衛界的一場勝利。

而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流感卻遠比SARS更駭人十倍，根據官方統計數字，此流感在一年之間造成了全世界約十億人感染，估計有二千五百萬到四千萬人死亡（當時世界人口約十七億）；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約為二・五%至五%，和一般流感的〇・一%比較起來更為恐怖。其名稱由來，並不是因為此流感從西班牙爆發；而是當時在西班牙一地，就有八百萬人染上此病，連西班牙國王也感染了，所以被稱為西班牙

牙型流行性感冒，此流感在西班牙則被稱為法國型流行性感冒。此波流感在當時也曾傳入臺灣，在兩年之間有三次較大規模的傳染，合計造成約四萬人的死亡。

本書是作者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原作者訪問了英國當地歷經西班牙流感的當事人，並查閱政府的公共衛生史料寫成。西班牙型流感在十八個月內便完全神秘消失，其病株從未被確切辨認出來。直到一九三三年，英國科學家威爾森·史密斯（Wilson Smith）等人才分離出第一個人類流感病毒，並命名為H1N1，從此人們才知道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所造成。

主角葬儀社老闆史畢克因未即時將一封通報疫情的信寄給衛生當局，而深感內咎，夜不成眠。身處第一線的史畢克，親眼見到罹患怪病、發紫發藍的屍體，以及與日暴增的死亡人數，宛如面對世界末日一般，徬徨不知所措；遺體的數量多到棺材供不應求，那個時代由於火葬費昂貴，仍不普及，許多遺體只能潦草地包裹屍布。當時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親人死亡，客廳、房間內停放著家屬的遺體，殯葬業者人手不足，來不及挖墓下葬，日子久了，遺體發臭，人們還得與逐漸腐爛的屍體共居一室。

仍存活的人不是染病，就是得疲憊地照顧親人，頻繁接觸下勢必又會得病。西班牙流感死亡率最高的都是年輕人和孩童，痛失子女的中老年人身體虛弱，加上戰時物資嚴重匱乏，營養不良又操勞過度，病人復原極其緩慢。許多機關和店家因為全部人手均染上流感，只好關門歇業，街道上冷冷清清，不時還有路人突然病發昏倒路邊，而大多數人都緊鎖家門，避免染上流感，或忙著照顧親屬，無暇也無力顧及他人。女主角艾倫和她的朋友露絲主動探訪生病的家庭時，艾倫看到尿尿氾濫的房間，還有床上奄奄一息的病患

時，道德感面臨重大的考驗。

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場大火燒毀了史畢克借來停放遺體的馬廄，雖然連夜將遺體從大火中搶救出來，然而失去停放遺體的馬廄和運屍的馬車，讓極力硬撐的史畢克欲振乏力，終至徹底破產。在生死關頭之下，即使希望渺茫，人們也求能抓住一線存活希望，祈願流感快快過去，讓大家可以盡早恢復正常生活。西班牙流感所奪去的人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還多，也意外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提早結束的原因之一，因為當時各國都已無力再戰了。

讀完九十年前英國人經歷流感的慘痛困境，不禁掩卷自嘆，這本小說宛如活生生的歷史，在面對新流感的威脅之下，讓人直想為書中人物的苦難哀嘆，也讓人慶幸我們身處太平盛世、醫療發達的時代，更讓我們興起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念頭，並期望我們永遠不會碰到如書中所述的慘絕人寰的疫病發生。

前行政院衛生署署長，現任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葉金川

人物介紹表

湯瑪斯·魏

發現大流感並率先提出警告的醫生。

亨利·史畢克

史畢克父子葬儀社的老闆。

華特·史蒂芬

史畢克父子葬儀社的資深員工。

薇依

華特·史蒂芬的太太。

亞伯特

史畢克父子葬儀社的員工。

賀伯特·溫特

因為失業而加入史畢克父子葬儀社的員工。

瑪格莉特

亨利的女傭。

莎拉

亨利·史畢克的大妹，幫死人淨身的禮儀師。

娜拉

亨利·史畢克的二妹。

薩姆爾

娜拉的兒子，軍人。

艾絲

亨利·史畢克的三妹。

珍

艾絲的女兒，依序生有長子哈利、四個女兒以及小兒子雷吉。

史丹

珍的先生，軍人。

蘿絲

亨利·史畢克的小妹，住紐西蘭。

亞奇

蘿絲的先生，軍人。

艾倫·湯普森

小學老師。

愛德華

艾倫的丈夫，已過世。

莉莉·柏德

艾倫的姊姊，不良於行。

愛達

艾倫的女傭。

葛拉蒂

愛達的情人。

露絲·貝爾

小學老師，艾倫的好友。

傑克

露絲的未婚夫。

「疾病肆虐，有如盜賊在深夜裡闖進來偷走了家中的珍寶。」

——摘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英國衛生署對全國流感報告書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一

湯瑪斯·魏動作緩慢地更衣，他沒有低頭看，而憑感覺去扣襯衫的鈕扣。穿褲子就比較困難了，他坐在床邊，慢慢拉起褲管，當頭部因手臂的動作跟著稍往前傾時，他微微地眯起眼睛。他把背心和領帶留在椅子上，而花了好幾分鐘穿上大衣，中途不時停下來休息喘氣。穿好大衣之後又覺得太熱，一陣陣的疼痛衝擊到臉上，痛楚直達牙關，每一個動作都是驚駭連連，即使極小心地進行每一個動作，想要避免突如其來的疼痛也於事無補。

他的第一個行進目標是桌子上面的信件。他把目光集中在長方形的白色信封上，左手撫著自己的太陽穴，右手到處摸索，尋找能讓他在途中扶著休息的傢俱。一陣咳嗽使他不得不停下來，但最後他還是來到桌前，倚靠在桌邊，食指終於摸到了那封信。他原以為自己會倒下去，但僅存的一絲力氣讓他撐住了。他

的雙腿不停地搖晃抽搐，胸口的劇痛開始干擾呼吸，使他在吸氣時無法深入肺中，那陣咳嗽又引來一口鏽褐色的濃痰，令他反胃嘔吐。

他走到前門時，已經快要不省人事了，他扶著欄杆走向人行道，然後倚靠在大門上，試著辨清自己身在何處；這時他看到了遠處那個紅色的郵箱。等他轉到郵箱的方向時，肺部的空氣愈來愈少，讓他快要窒息，眼前除了堅硬的灰石地面，其他什麼都看不見了。

當時我正在窗邊工作，用砂紙磨著棺材蓋。一個小男孩跑過來敲我的玻璃窗大喊：「有一個藍色的人倒在路上！」起初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看到外面有一群人圍成一團，我走出去看。大家見到我來，紛紛退到一旁。每次有屍體出現的時候，經常都是這樣；人們會陸續往後退，讓出一條路給我通過。

那個男孩跟著我走過人群，指著那個半身躺在人行道，半身躺在馬路上的男人說：「你看，他的身體是藍色的！」對，的確是藍色的。他的嘴唇和耳朵都是藍紫色，有如一顆洋李，他的臉部蒼白，卻布滿了藍斑，彷彿剛剛拿了一塊沾滿藍墨水的抹布擦過臉似的。他的年紀約莫三十五歲，沒有穿鞋襪，我看得出來，他應該也沒戴帽子，不管是他頭上或四周都看不到帽子的蹤影。他左手壓在身體下，露出一小張紙片，但另一隻手卻攔在胸前，於是我拾起他的手腕，測量他的脈搏，其實只是做做樣子給大家看，因為他顯然已經死透了。

這時，路上開始塞車，人們一邊按喇叭一邊叫罵，於是我們幾個人便合力將他抬進我的工作室。那天

早上葬儀社裡只有我一個人，華特和亞伯特出去送棺材給昨晚剛過世的女人。我們把他放到其中一張工作台上，並叫那個男孩去找本區的警官法蘭克，隨後清場叫大家出去，並等警官過來；我獨自一人在場的時候，通常不想碰任何東西，免得死者身上帶了錢包之類的。我保持距離站在一旁，但還是忍不住多看他幾眼。這種藍紫色並不常出現，原則上我從不多看他們幾眼，再說，我為什麼要看呢？我就這樣等了整整五分鐘之後，法蘭克才走進來，忙了一陣子後，他用力關上門，到外面吹了幾聲警哨。

這名死者衣著不整，鈕扣也扣得歪七扭八，不但沒打領帶，還光著腳。他一身衣服質料很好，所以應該是個有錢人，或者過去曾經飛黃騰達。他的頭髮有點過長，指甲很髒，但整體看來還算乾淨；因為我們沒有脫下他的衣服，所以無法確定他是否曾經在戰場上受過傷。他的外套口袋有幾個硬幣和一把鑰匙，褲袋裡有一條染了血的手帕，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物品能讓我們鑑定身分和地址。

「我剛剛聽人群中有個女人說，」我對法蘭克說：「她看到這個人站在十七號的台階，那裡離我們發現他的地點不遠。她說他當時兩手抱著頭，搖搖晃晃，她以為他是個瘋子。」

十七號是一棟出租公寓，有很多人進出。

「我會去那邊問一下，」法蘭克說：「看有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你打電話去通知葬儀社的人過來一趟吧。」等到廂型車把遺體載走之後，我回去繼續打磨那個棺材蓋，就在這時，我突然發現了一封信。我一開始還以為是郵差送來的信，隨後才想起來，在路上看到那名男子時，他手上似乎抓著某樣東西。當時並未多想，但這封信現在卻擱在地上，我開始緊張。我不記得自己曾經這樣緊張地等待過任何一封信，但我猜

想，任何人看到那封信都難免有點神經過敏，怕結果不是自己想要的，或遠超出自己的期望。我把信撿起來，讀著信封上的字。

給醫療單位首長亞瑟·紐休姆爵士

信封上只寫這幾個字。我應該直接把這封信交給法蘭克處理的。畢竟這是給政府單位的信，我不應該拆閱。可是我轉念一想，在公家機關上班的人為什麼會住在十七號出租公寓呢？還有他為什麼要用一般的信紙，又不寫街名呢？他們不是都會用特殊的公文封或盒子來寄東西嗎？華特和亞伯特這時走了進來，於是我拿著信走到樓上的房間裡，坐在書桌前，隨後不知為何，我不由自主地拆開了信。

這是一張廉價的信紙，筆跡也很古怪，每個字都歪七扭八，字體大小也都不一，信上的日期為前天，這表示他可能昨天病得嚴重，無法立即寄信，但他或許知道今天自己會死，所以早上就強迫自己走出來寄信。

亞瑟閣下，

上一封信未收到回音，心中無比沮喪，因此趕緊又寫了這一封信。我重申，瘟疫已經出現，世界可能變成野獸的天下。或許您能阻止軍隊調動、關閉碼頭，警告大家做好防範措施。我再次懇求，千萬不要對這個警告置之不理，懇請閣下到上述地址來找我。我是個科學家，有證據可以證明，我無力多寫了。

處在恐懼中的湯瑪斯·魏醫生

我第一個想法是，這鐵定是個瘋子。隨後我又想到，我根本不應該拆這封信的，我應該把這封信寄出去。他會寫信給紐休姆可能有很好的理由，而且我也沒有權利干涉他。不過我當時並不知道他是怎麼死的；我沒有立刻把信寄出，信被弄得很皺，也沒有地址，反正這封信很可能也不會送到收件者的手裡，不過我可以把信放進另一個新的信封裡，再貼上郵票。

這聽起來或許只是某一天發生的另一件怪事罷了，但我坐在鋼琴前時，發現中間C鍵底下的降E鍵卡住了，我猜應該是濕氣使它膨脹起來的關係。如果知道有一個琴鍵卡住的話，我就彈不下去，即使我不需要彈到那個鍵也一樣。如果一直想著要避開某個琴鍵的話，怎麼有辦法享受彈琴的樂趣呢？鋼琴對我來說可不是傢俱，我不喜歡在上面擺一些華而不實的相框或乾燥花，更糟的是真花，花瓶裡的水隨時都能潑出來。鋼琴可不是置物架。

我把膨脹的琴鍵磨小之後才下樓工作，打算一有空就上樓試彈一下，但當我真的有空時，我卻走到湯瑪斯·魏的住所去。我認識那裡的房東懷特太太；她說法蘭克已經去過那裡，尋找是否有任何東西能協助安葬那名男子。魏醫生在那裡住了三個月左右，從來不曾跟她提過任何親戚或朋友。他只有一位叔叔，這位老魏先生過去每個月都按時寄房租來，因為魏醫生是被人從法國前線送回來的；她一直認為應該是他的胃部受了傷的緣故，「或者是在胃部附近」，因為他吃的東西少之又少。我總覺得她好像很喜歡這場騷動似的，因為她熱心地帶我到他的房間去，好讓我親自查看。

髒亂的床看起來像是把沾了血的手帕掉到床單上一樣。桌上有筆墨和紙張，衣櫥內掛著幾件衣服，還

有一頂帽子和一雙鞋，床邊的地板上有兩疊書，約有十至十二本左右。

懷特太太說：「他死得很突然，對不對？我有二兩天沒見到他了，但他星期五有出門買過早餐。別擔心，你會收到錢的，那位老先生不曾遲繳過房租。」

我走到桌子前，想看看湯瑪斯·魏寫了些什麼，但在昏暗的光線下很難看得清楚，而且我也不想表現得太過殷切。

隨後她問我是否願意拿走那些手稿，「我也不想花時間寄給別人，這樣很麻煩不是嗎？你還要其他東西嗎？」她以拇指比了一下衣櫥。

「我拿這些就好，」我說：「只是以防萬一。」所以我現在既偷了他的信，又拿了他的手稿。我一生中有很多機會偷拿死者的東西，但我從不曾這麼做。拿這些東西讓我成為不誠實的人，我找不到任何藉口。我問懷特太太是否知道他平日都在做什麼，不過她一無所知；她只說，不管任何時間都會進出公寓。她給我那位老魏先生的地址，以便我寄帳單給他；我回家時手上還拿著那疊文件。

我的午餐已經準備好了，但我把盤子推到一旁，開始讀那些手稿。第一頁的上方寫著「特殊情況」，還畫了底線，還有一張日期列表，每個日期上面都註明了當天的氣候。我二妹娜拉就是在這時候來找我的。她每次還沒進門就開始大喊「亨利！亨利！啣！我是娜拉！」。她向來無法等到進門後才開口。她手上拿著一封她兒子寄來的信，說軍醫院讓他出院了，預計兩點鐘會回到家，要我到她家一起歡迎他回來。

大妹莎拉站在窗邊往外張望，手從蕾絲花邊的窗簾伸出來對他招手。

娜拉打開大門讓他進來。「怎麼這麼久才到，幾個小時前我們就已經把茶點準備好了。真不知道薩姆爾為什麼要自己回來，既要轉兩班車，還要走一段路。」她幫亨利脫下外套。「你比自己答應要來的時間晚了一點，是什麼事情耽擱你了？我一切都準備好了。他可能在某個地方遇到了麻煩。你的帽子要戴著還是怎樣？莎拉都已經到了。」

亨利把帽子交給她，隔著門跟莎拉說：「還沒看到人嗎？」

「所以呢？」他進門時問道，她從窗邊轉過身來看他，「你不是跟娜拉說，你隨後就來？」

「我剛剛在忙。」他雖然是家中四個妹妹的老大，可是莎拉這個大妹從小就愛欺負他，後來娜拉和艾絲也跟進，幾個妹妹愈大愈跋扈。最小的妹妹羅絲剛學會走路時，獨自走進工作室來找他，從此就跟他很親密了。可是她現在卻走了，不是死了，但她遠在世界的另一端，他無法一起去，這跟死去差不多。

「其實你也沒錯過什麼。」莎拉說道。她拿起針織毛線，坐到沒有生火的壁爐邊，她男性化低沉的嗓音跟她手中的粉紅毛線很不搭。「我們都還沒喝茶呢，那個孩子沒到家之前，她都不肯讓我們生火。他也不一定會回來，那種情況怎麼回得來呢！」

「我們不知道他實際的情況怎麼樣，」娜拉說：「妳就不要再說了。」

「多少也猜得到不是嗎？」莎拉看了一下針織圖案，接著又從毛線球上拉了一小段出來。「天色愈來愈暗了，可不是嗎？我都快看不到針線了，你們要不要開個燈啊？」